

灯下节

忆林

年味话浓淡

| 陈卫春 文 |

小时候盼过年，因为过年有好吃的好玩的有新衣服穿，可年总是像蜗牛一样，让人心焦。年龄慢慢增长，年的脚步渐渐加快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耳顺……年，不再是盼望中来，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又过去了。一年又一年，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，徒留光阴似箭，白驹过隙。

今年是我的本命年，也是耳顺之年。忙忙碌碌兢兢业业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工作了40周年，年，更多的是儿时的记忆。工作以来，好好过一个年成了奢望，越到年节越是严阵以待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即将在今年光荣退休，正因为如此，这个春节没有安排我加班值班，7天的小长假可以让我过一个工作以来最潇洒的“年”。我心飞扬，暗暗给自己定下如此规划：不看一页书，不着一个字，不去医院，不接待一个病人，一切放空，全身心过年。

年三十听着歌手舞足蹈在家中掸尘搞卫生，贴书法家送的“福”字，以及到医院现场挥毫的春联：“泼墨赞牛气，挥春迎虎年”。窗明几净，红红火火，年的气氛一下就活活泼泼起来了，好一个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年夜饭自两年前新冠病毒横空出现、肆虐人间后，重新回归独门独户的商品房里，今年一家四口，8个冷盘，6个热菜，二三两米酒，两瓶饮料，一个多小时。父母与弟弟一家在一起，姐姐、妹妹也都有自己的小家庭，大家庭裂变为五个小家，分四处各自过年，姊妹拥着父母的温暖、热闹和欢乐只留念想。饭后，站在阳台，四下张望，以往放炮仗，放烟花，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烟花爆竹声，因为环境保护的需要，在城市已无声无息，只能看到城郊远处忽闪的光焰，依稀听闻隐隐传来的余

声。少了驱逐“年”兽的法宝爆竹，真不知道“年”在城市将变得异常凶猛，还是温顺服帖，或者在城市本来就没有“年”的立足之地。好在其他两件法宝没有消失——家家贴红对联，户户灯火通明守更待岁，让“年”望而生畏，落荒而去。不过，春节联欢晚会几乎成了后者的代名词。

年初一开始拜年，其实就是走亲戚，现如今更确切地说是跑亲戚。像我这个年龄，健在的长辈都已耄耋之年，请他们吃饭他们也坐不了多久，觉得累，吃不消，都是婉拒；他们有心招待我们，体力和精力又够不上，我们也不忍心。春节给他们拜年几乎成了唯一也是不可或缺的仪式。规划好线路，开着汽车，拎着大包小包，到长辈家，坐一会儿，喝杯水，说说话，关心一下健康状况。一家一家，一天也就跑完，带着各家的最新信息回来再向父母一一汇报。

上门拜年到电话拜年，到短信和微信拜年，今年微信几乎完全替代了短信，以群发居多，千人一面(言)，任何人都适用，写上你的称谓，点对点的那就是非常亲近或非常尊重了，打电话问候那是百里挑一，亲自上门的可以称得上是“稀有”。从年三十持续到迎财神的初五，源源不断，络绎不绝，尤其集中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这两天，简直就是集束轰炸，要花费很多时间成本，但节省了许多金钱和体力开支。

请客吃饭依然是春节的“主旋律”，但形式和内涵都有了变化。从初一到初六，中午还是晚上，谁家请，请哪些人，在什么地方，都是年前已经排定，通知到位，到时在预定的饭店或宾馆包厢相聚就OK。大家都很守约，时间都很金贵，因为开车的多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喝酒

的自然就少了；因为年头上都忙，边吃边聊，吃完两散，少有牵牵拉拉；有些还要跑片或提前离开，即使长辈在座，也不讲究，老的开明不计较，少的自由多喜乐。吃喝已少有在家里办的，饭店成了标配，即使生活在农村，也以饭店为首选，即使在农村居家请客，也少有在柴火灶上自己做饭的了，都是用液化气，或是请厨子来家置办。孩子满场跑，嬉戏雀跃，鞭炮震天响，欢声笑语，柴灶熊熊燃，肉色勾鼻香，炊烟袅袅下，香雾弥漫中，爹娘呼儿，杯盘叮当，觥筹交错，人欢狗喜……一切都消弭在乡野的徐徐寒风中。

除了吃饭，春节期间，看电影，追肥皂剧，刷微信，玩抖音，看演出，旅游，读书，画画……已成风景，渐成时尚。

成为时尚的还有年货的准备，往年费心费脑又费力，各种礼品绞尽脑汁，挖空心思，跑农贸市场跑商场跑超市，往往还是不满意或差强人意，今年夫人学会了网购，轻轻地用手机屏幕上指手画脚一番，天南地北的宝贝就从四面八方送货上门，不仅方便而且便宜，价廉物美，那叫一个爽。

从年三十到年初六，咨询看病的电话不断，发烧咳嗽的，腹泻呕吐的，消化不良的，哭闹不安的，严重过敏的……“不去医院，不接待一个病人”对一个医生如此不现实。拜年之余，看病之后，不由自主又捧起了正在读着的《人生难得是心安：另类西方哲学简史》一书，心安的感觉真是妙极了。既然如此，“不着一个字”也就让它靠边站吧，因为我的写作从来都是有感而发，绝不无病呻吟，是一种稀松平常的自我放松体操，记录一下“年味无浓淡”，正合“一切放空”的愿望，从而虎虎生威在以后的每一天。这不也是一种很个体的年味？

何谓年味？“年味”即是年俗的味道，可以理解为过年的气氛，并不是物质的丰盛，而是一种与时俱进扬弃式的文化传承，是对团圆和美好的向往。似乎淡去的年味，是建立在与过去相比，而现在的年味，可能与过去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，体现在一个变字上，这是人类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必然。这个世界上，“变”是唯一不变的，不必耿耿于怀，也没有必要念念不忘。过去有过去的年味，现在是现在的年味，未来一定是未来的年味，有了对团圆和美好向往的文化传承，就有年味。“一起向未来”，相信未来！

山雪记

| 蔡照吾 文 |

起初飘飘洒洒，既而纷纷扬扬，未几沉沉密密，终于浩浩茫茫。早晨温度骤降，北风随即大作，漫天的雪花就这么豁朗泰然地落寝于大地，风歇雨匿雪争盛，从葛峰山西麓望去，数万平野烟村一时俱寂，唯田垄上收菜的老农人两三粒而已。

午后，东山上的积云已被朔风揉碎，飞花长空分外窈窕，满山玉色渐浓渐亮，邀那飒飒松风，梳妆起三十里的下邳豪情。山下长河欲冰，青带绕身的林野曲径浑然一白，只留得村落间一排排冰笋初悬的砖墙土垣凝然兀立，藏了白发翁媪，敛了青丝壮龄。然而此刻，却独有一串瑟瑟缓缓的白球儿，从巷子口鱼贯而出。足过无迹，嬉闹不闻，七八个臃肿的顽童个个头裹着诸色厚纱巾，脚踏着千层底棉鞋，迎风蹶足，朝东山移去。

才过邻庄的迁徙碑，疾风便毫不客气起来，时而长拥短折，时而漫卷忽切，时而侵面击目，时而推胸擦背，裹得深雪地上挨紧的球儿们透不过气而伛偻前进。水塘过处，寒枝清波荡，芦花伴雪飞，三里短途将半，劲风欺负得尾部两娃嗷嗷着要回，转头一瞧，不见本庄，目里胖泪滚落成珠，迎头却是省道上那排望不到边的水杉雪巨人。

终于跨上“天下水杉第一路”，仰头便是那苍茫崔巍的东山，带头两娃却猛地嗷嗷叫：“我们胜利啦！”跳跃着，呼啸着，奔逐在省道边的旷地，招惹得漫天晶莹物儿闻声狂舞，那好似归梦的麦野菜地，恍然涌动出生机来。齐望家门唤爹娘，呐喊声借风奔骋，终究是雪厚地阔声落音泯，骄娃们却竞相追极，直至声嘶力竭激落了长道林雪。

“停啦！现在你们敢不敢跟我去爬山！敢的举手，不敢的家去！以后就别出来丢人了！”

“不行！二大爷说到这就得回去，不允许乱跑！”

“胡扯！”带头娃指着东山挥手撇口瞪道：“我爸可没说，现在我不想回家，我要到山上找大岳父去！你们谁去就一块，没种的趁早家走，出发！”

几声狂肆，带头娃要御雪朝那每月都要登顶呼啸的葛峰山间进发，留下一半不能自抑的哭声原路返回，惊得飞雪忙着去寻

大人。

溜进那片孕育着山楂、棠梨、桑葚、樱桃、石榴诸果的山前林地，五个娃终于抛掉了那尾重担，彻闹耍顽起来。秋阳高照里撑满布袋衣兜的各类果子的甜蜜记忆，此刻馋得他们口中生唾，两手发痒，一娃抓起雪憨笑而食，似嚼似咽，引来痴笑穿林，冷下唇齿，热上心头。然而满目雪林虽是隐介藏形，却是千状百奇，娃娃们模物拟象，幻起心坎无重数。瞧一眼玉兔三五如食聚，笑两句伏猫一只盯鼠看；指这棵分杈处惊如虎踞，唤那枝攒集间神似熊观；彼梢藏蛇盘旋貌，此树落鹰周身白；威赫赫猛狮子欲来扑奔兔，雄赳赳飞骏马将跳白山涧。茂林皴皴，层叠掩映，乘风摇曳，修短各趣。

发观物象，修饰新容，乐此不疲甚矣，见着那冰笋溜子便折一根晶莹赏玩，笑语飞山，长声纵横果林却不知大雪封了山路，再上分外难。

石子路雪深坑多，带头娃抓拉着小队沿着旧日小径斗折蛇行，缓缓曲进。几个阶梯石块年久失修，断裂处积雪过膝，大娃蹲下伸脚试试深浅虚实，直到整脚踏稳才挥手继续。山石本峻嶒，雪掩如毛衫，回头西望，远近高下一色，村、田、林、我，仿佛世界唯有此雪。

直到声扣大木门，惊诧的大姑和大姑父是又喜又抱，又疑又气，来不及解释多少，娃们纷纷拖鞋烤着那大盆里旺红的大炭火，山芋和窝头刚下肚一半，山下的呼号和愤怒，即刻锁住了所有人的胃口，一顿收拾在所难免矣。

然而当汉子们一阵围炉笑谈后，却并没有脸红脖子粗地教训诸儿，只是感谢之后驱撵着几个娃再下山道雪林，让崽子前头引着回家路。长河石桥，野地深雪，脚印往来儿歌起，夕阳又红了那片云天。

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家乡雪，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山雪，此刻只能眷忆着她的深厚，她的惊奇，她的恩赐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山雪，再晚，少年的我们也会一直等下去，等一晚畅快淋漓的雪之梦，梦到那一轮灿烂再次于东山升起，升起于炊烟袅袅之际，升起于雪山果林下蓬勃了想象力的少年时光里。

静气

制壶 吴集

